

吴 晴 编



外国现当代女作家 短篇小说选

中国新闻出版社

责任编辑 田 心

外国现当代
女作家短篇小说选

吴 晴编

*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外金台西路二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关西庄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5, 字数 243 千
1985 年 8 月第一版 198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1,000 册 书号: 7363·003
定价: 1.60 元

前 言

女作家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作家队伍中她们已经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各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编选《外国现当代女作家短篇小说选》旨在将她们的作品尽快地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管窥世界妇女文学之一斑。选集收集了世界各国女作家短篇小说二十六篇，这些作品绝大多数出自有影响的女作家之手。她们的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异国人民生活的画面，并为我们了解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民的生活景象和思想感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写作技巧和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对我们也有可鉴之处。

所选作品的内容涉及的方面是广泛的。凯特琳·安·波特是本世纪美国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之一，著名评论家保罗·罗森菲尔德指出她可以列入以霍桑、福楼拜和亨利·詹姆斯为首的大作家的行列。她写作态度刻苦严谨。短篇小说《魔法》是她二十年代的作品，反映的是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的生活。一直对老板不满，一心想脱离妓院生活而又惨遭毒打的娜蒂居然会在出走后又自动返回妓院，顺从地接受欺压、凌辱与剥削，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也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于是作者便把它归结为魔法。作品的命题和施魔法这一

虚构的情节，使我们领悟到社会黑暗无底，恶势力的难以抗御。梅·埃丁顿似乎不象其它著名女作家那么有影响，然而她的《富贵家丑》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小说的开头，作者用了很长的篇幅描写了从殖民地来的夫兰普顿先生与一个奇怪女人的邂逅，并极力描写了曾与生活搏斗并几次“濒临灭亡的边缘”的夫兰普顿先生的冷酷无情，接着作者又写了女人与玛尔温爵士的相会。女人悲惨的遭遇甚至感化了铁石心肠的夫兰普顿，而玛尔温爵士却灭绝人性地玩弄一个失去女儿的母亲悲伤。作者对自私专横的贵族阶级进行了无情的暴露和有力的鞭笞。

选入的不少作品都反映了民族问题，这仅是由于巧合，抑或是女作家更富有同情心，对被压迫者的苦痛更易于感受？英国的多丽丝·莱辛是妇女文学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善写非洲题材的作家，她的主要作品《暴力的女儿》前四卷的背景都是非洲，另外还著有短篇小说集《非洲故事集》等。她不仅关心妇女的权利，而且公开支持民族平等。她常写英国殖民地内白人与当地居民的关系，谴责殖民主义者对黑人的残酷掠夺，为黑人伸张正义。《老酋长穆士朗格》一篇是从一个白人女孩的角度出发进行描写的，小说使读者从女孩的目光所及看到非洲人如何被白人殖民者赶出自己的土地，并舍弃自己多年经营起来的家园。这个短篇同时又是中非地区景物与习俗的忠实写照，是了解这一带人民生活的好材料。南非女作家珍妮·霍斯所写的《最后一个丛林部落人》则控诉了殖民者镇压当地人民的血腥罪行。澳大利亚女作家凯·苏·普里查德的《恩古拉》写的是澳大利亚土人的不幸遭际，饱含了作者对他们的深切同情。墨西哥女作家罗·卡斯特亚诺斯的

《饥饿圈》则反映出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所面临的饥饿与死亡。德国伊丽莎白·朗格瑟的《季节的开始》是希特勒大规模虐待运动的小小序曲，文笔遒劲有力，篇幅虽短，却足以震撼人心。美国的两位女作家写的是美国的黑人问题。尤多拉·韦尔蒂是美国最受重视的女作家之一，她是南部作家，也是个关心民族问题的作家。在《话音来自何处》这个短篇里，她让我们听到了刽子手的声音，刽子手仅仅因为黑人要求平等就杀害他们，然而却还要说什么“这地方还是个自由国家”。这岂不是莫大的讽刺！乔伊斯·卡洛尔·奥茨，以纤细的心理描写而著称于时，她善于观察，勇于创新，被认为是有前途的美国女作家之一。《关于鲍比·梯案件的一切》写的是黑人青年鲍比·梯的悲惨遭遇，作品风格朴实，状写准确逼真。作者很少用渲染夸张的手法进行描述，然而作品却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鲍比·梯是个十九岁的青年。他仅仅因为与一个白人女孩打了一架，而被无辜关押了近二十年之久，先是在监狱，后是在医院。当起诉撤销回到家中时，他已变成一个完全失去了常态的人，连亲人都难以相认。正如书中所说，他“糊里糊涂地遭了恶运。”小说时间错杂，穿插记事，然而作家却一一为读者展现了他们所关心的一切场面。这是一份对种族压迫，种族歧视有分量的控诉书，读了这篇作品的人，有谁不为鲍比·梯的不幸遭遇而愤愤不平呢。一个英俊健壮，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青年，就这样给毁了，他如同一只小兽一样被关起来，然后人们又轻易将他遗忘。歧视黑人的社会势力是不易摧毁的，这使我们感到沉重。然而读了作品，我们似乎又感到慰藉，这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女作家竟能这样真实地状写并深刻地揭露社会的黑暗；她们的作品不是

为人玩味消遣的，她们要干预生活。

在历来的不少作品中，妇女的形象往往被丑化，她们的思想、感情、心理也受到歪曲。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里，出现这种现象，不足为奇。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女作家的大量涌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从妇女自身的角度出发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艾丽斯·芒罗的《办公室》就是其中之一。艾丽斯·芒罗是加拿大小说界的后起之秀，她的作品受到批评界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办公室》是用第一人称手法写的。作品详尽地描述了“我”做为一个女作家所承受的种种精神压力以及在创作中所遇到的种种实际困难。丈夫、孩子不理解，亲友不以为然，最后又受到小人的诬蔑和诋毁。这种遭际与经历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泰国女作家莎蕾·希拉玛娜则写出了妇女因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所遭受的各种闻所未闻的人身攻击。里斯的《齐齐莫拉》篇幅虽只有三千字，然而却集中地反映了在传统势力的统治下，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和所遭受的歧视。故事中共出现三个人物，女主人艾尔萨、她的丈夫及丈夫的客人。客人公开表示了对妇女的轻视，女主人忍无可忍便反唇相讥，主客都含沙射影，借题发挥以回敬对方。其间他们谈到女主人室内挂的一幅天堂的画，画面的一个角上有条鲸鱼，另一个角上是一只蝴蝶。女主人强调画家的用意是说明在天堂里世间万物都有它应得的位置。而客人却“盼望天保佑不让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进天堂”，他希望象在人世间一样，天堂也是男子的世界。令人深思的是，这样一个公然宣扬男尊女卑的人却把英国当成他理想中的国度并加入了英国国籍。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的《赤猪子的故事》写的是年轻美貌的赤猪子路遇天皇，由于听了天皇“不要

嫁人，等我召你进宫”的一句戏言而贻误了终身的故事。作者写道，其实后来赤猪子已经认识到天皇是个朝三暮四没有长性的人，然而她仍然拒绝了所有男子的求婚，原因在于她找不到一个值得她爱的人。英武的天皇召她进宫虽未成事实，然而天皇的那句话却使她保持了自己的清白，免于被无情无义的男人玷污了身子。赤猪子实际上并不是为了天皇，而是为了她的理想在织布机房孤单地度过了八十个春秋。不难看出作品所反映出的思想意识，是某些妇女所具有的。其它女作家们的作品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妇女的生活和命运。《退休》写的是女教师，《饥饿圈》写的是女医务工作者，《杂耍歌舞》、《布娃娃》、《魔法》、《克伦的圣诞节》等写的都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妇女。

从写作技巧，艺术手法上来说，首先应提到英国的曼斯菲尔德。她是早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并受到中国读者欢迎的短篇小说家。早在二十年代，她便以曼殊菲尔的名字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近些年来，国内几家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评论文章也不断刊出。曼斯菲尔德是在短篇小说领域里有特殊贡献的作家，被视为英国短篇小说的奠基人之一。她打破了旧时讲政事加说教的框框，扩大了短篇小说的领域。她善于像摄影艺术家那样摄下生活中富有艺术色彩的一瞬。她的《旅程》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一篇优美的富有诗意的散文。只不过她之所写既不是引人入胜的风景，也不是某个值得讴歌彰扬的事件，她写的是一个丧母幼女的悲凉境遇以及大家对她的同情。曼斯菲尔德有深刻的洞察力，非常善于刻画人物的精神和感情世界，并素以准确细腻的心理描写著称。在这个短篇中，她采用了通过人物的行为、语

收到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祖母两只摇晃着的脚会长存于读者的印记之中。祖父对孩子的同情也写得十分突出。这一段在故事的结尾处，作者着墨不多，主要是写了祖父把自己的白发揉乱看着凡尼拉这一细节。“他显得那么快活，她甚至觉得他是在向她眨眼睛。”寥寥数笔，不但人物的形象已跃然纸上，而且人物的心扉也已向读者打开：老人急切地要使自己的行为适合孩子的心理以使她快活。除了父亲、祖母、祖父之外，连女乘务员的心理作者都表达得十分充分。她一句话说了一半，看到凡尼拉穿了一身重孝，于是便闭上了嘴，“用悲哀的眼睛盯着她们瞧。”她走到凡尼拉床前，以为凡尼拉睡着了，便对祖母说：“你的小孙女睡得挺香。”祖母的回答——“这是上帝的恩典”解释了小说中人物行动的动机。而女乘务员的一句话——“可怜的没娘的小东西，”点明了全文的主题。

除了人物的语言与行动之外，作者还用第三者的反映来表现人物的心理。这个短篇的另一处成功描写是祖母与父亲的告别场面。告别时两人都非常激动。作者除了用他们本身的行动和举止来刻画他们的激动心情之外，还用他们两人之外的第三者——凡尼拉的反映和感受来表现他们的冲动。父亲居然如此动感情，凡尼拉受不了，于是她“背过脸去，咽一口唾沫，又咽一口唾沫，并冲着在桅杆顶上的一颗绿色小星星皱眉。”

故事的主角是小姑娘凡尼拉，而旅程中的一切也都是从她的角度来观察的。在她看来，夹在父母中间走的男孩象只“小苍蝇”，开船时不是船离码头而去，而是“黑黢黢的码头开始悄悄地向后滑，向后溜……”，向岸上看去，钟楼的大

目 次

前言	吴 晴 (1)
旅程	〈英国〉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1)
	吴 晴译
魔法	〈美国〉凯瑟琳·安·波特 (13)
	孙志新译
吝啬鬼	〈日本〉山崎丰子 (18)
	莫邦富译
公爵夫人与珠宝商	〈英国〉弗吉尼亚·沃尔芙 (41)
	吴 晴译
关于鲍比·梯案件的一切	〈美国〉乔伊斯·卡洛尔·奥茨 (50)
	邵儒珍译
蚁狮	〈澳大利亚〉朱迪思·赖特 (73)
	何向明译
饥饿圈	〈墨西哥〉罗萨里奥·卡斯特亚诺斯 (79)
	韩水军译 吴 为校
威尔罕姆	〈加拿大〉加布里埃·罗依 (110)
	刘北利译

- 季节的开始……………〈德国〉伊丽莎白·朗格瑟 (118)
薛思亮译
- 退休……………〈法国〉安妮·索蒙 (122)
端木华译
- 赤猪子的故事……………〈日本〉有吉佐和子 (128)
李孙华译
- 老酋长穆士郎格……………〈英国〉多利丝·莱辛 (136)
竟成译
- 话音来自何处……………〈美国〉尤多拉·韦尔蒂 (152)
孙志新译
- 布娃娃……………〈南非〉玛蒂珍·范·拉 (162)
金绍伟 曲宝胜译
- 悬崖……………〈日本〉曾野绫子 (168)
李孙华译
- 杂耍歌舞……………〈法国〉嘉白莉爱尔·科莱特 (191)
远方译
- 办公室……………〈加拿大〉艾丽斯·芒罗 (199)
吴晴译
- 克伦的圣诞节……………〈挪威〉阿玛利·斯克拉姆 (215)
裴显亚译
- 亡妻……………〈西班牙〉卡门·拉弗雷特 (223)
石灵译
- 齐齐莫拉……………〈英国〉吉恩·里斯 (230)
刘欢译
- 一九七五年的爱情……………〈泰国〉莎蕾·希拉玛娜 (235)
栾文华译

- 恩古拉……………〈澳大利亚〉凯瑟琳·普里查德 (253)
印京华译
- 最后一个丛林部落人……………〈南非〉珍妮·霍斯 (267)
李 昕译
- 归……………〈印度〉乌霞·波丽芙沃达 (279)
钱王驷译
- 姐妹俩……………〈苏联〉薇拉 潘诺娃 (290)
李尚谦译
- 富贵家丑……………〈英国〉梅·埃丁顿 (320)
吴 晴、张中载译

旅程

〈英国〉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吴 晴译

曼斯菲尔德（1888—1923）是英国著名的女作家，生于新西兰惠灵顿，十九岁到伦敦，著有短篇小说、诗和文学评论等，并与人合译过契诃夫和高尔基的作品，在法国枫丹白露阿翁村去世。她最早的短篇小说集《在德国公寓里》出版于1911年。1920年出版的《幸福》与1922年出版的《园会》使她在英国名噪一时。她死后出版的作品尚有《鸽巢》（1923）、《幼稚》（1924）以及她的书信集等。曼斯菲尔德在短篇小说创作上有许多创新，她被认为是英国现代短篇小说奠基人之一，~~并被誉为~~英国乃至世界最有才华的短篇小说艺术家和风格大师。她的作品对后来的短篇小说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旅程》选自《园会》，写的是一个新近丧母的孤女跟随祖母到祖母家寄居途中的情景。小姑娘凡尼拉小小年纪离别父亲到

它乡寄居，境遇本是很悲凉的。然而对这一点作者并未直接描述，他用折射的方法，从小姑娘的角度出发，写小姑娘眼中的众人，然后通过后者的言谈举止来反映她的可悯的遭际，以及众人对她的恻隐之情。作者用质朴的语言表达了真挚而浓烈的感情。风格含蓄，耐人寻味。

(译者)

开往皮克顿的船十一点半钟开。那是个美丽的夜晚，天气温和，空中星斗密布。当他们下车走上伸延到海湾中去的码头时，水面上刮起了一阵微风。风儿在凡尼拉的帽子下面飘动，于是她抬手将帽子拉紧。旧码头上很黑，非常地黑，可以说没有一点光亮。存放毛线的货棚，运牲口的卡车、高高矗立的大吊车、矮矮地伏在地上的火车头，一一矗立在夜幕之中，不时地可以看到形似大黑蘑菇把儿的木桩上挂着的一盏盏灯，然而那些灯的光线十分微弱，只照亮了自己，样子象是害怕把它那怯懦的，颤抖着的光投到无底的黑暗中去。

凡尼拉的爸爸迈着摇摆不定的快步，在他身边匆匆走着的是凡尼拉的祖母。祖母宽大的黑色长外套窸窣作响。他俩走得那么快，凡尼拉要不时打乱步伐小跑两步方能跟上。她一手抱着捆扎得利利落落，样子象香肠的行李，一手抱着外祖母的伞，伞把上有个天鹅头，它总在一下下啄着她的肩膀，啄得很轻，然而却很痛，象是它也在催促她走快一点似

过，有人大声喊道：“还有人要上舷梯吗？”

“告诉父亲我爱他。”凡尼拉看到他父亲的嘴唇在蠕动。祖母非常激动，她说：“我当然会告诉他的，亲爱的，现在走吧，要不就上不了岸了，走吧，弗兰克，走吧。”

“没关系，妈妈，我还能呆三分钟。”出乎凡尼拉意料之外，她父亲竟然脱掉了帽子，把祖母抱在怀里，紧紧地搂着她。“上帝保佑你，妈妈。”她听见他在说。

祖母把戴着黑线手套的手放在他的脸上，这只手套中指上已有了破洞，她哽咽着说：“上帝保佑你，我勇敢的孩子。”

这太令人感到难堪了，于是凡尼拉背过脸去，咽一口唾沫，又咽一口唾沫，并冲着在桅杆顶上的一颗绿色小星星皱眉。然而，她还是得回过头来，因为她的父亲要走了。

“再见，凡尼拉，好好听话。”他冷冷的湿胡子在她面颊上扫过。凡尼拉抓住了他的上衣的翻领。

“我要在那儿呆多长时间？”她急切地耳语道。他不去看她，只轻轻地挣脱了她。然后温和地说：“再说吧，来，你的手呢？”他把什么东西塞到她的手掌中：“这儿是一先令，用得着的时候就花吧。”

一先令！这么说她要永远离开这儿了？“爸爸！”凡尼拉喊着。可是他走了，他是最后一个离开船的人。水手们将舷梯拉起来，一大卷绳子腾空而过，砰地一声落到码头上。铃声响了，汽笛也随之尖叫起来。黑魑魑的码头开始悄悄地向后滑，向后溜，然后离他们而去。一股急流将他们与码头隔开。凡尼拉使劲地张望着：父亲是在转身呢？还是挥手呢？还是独自站着呢？还是已经往回走了？船和码头之间的水面越来越宽，越来越暗。现在船儿已经摇晃着驶向大海，再看

也没有用了。所能看到的只有寥寥数点灯光，还有钟楼上的那面大钟。那钟象是悬在半空中似的。然后又看到一些灯火，那灯火一小片，一小片地散落在黑黝黝的小山上。

清冷的风吹着凡尼拉的裙子，她走回祖母那里去。使她高兴的是她不再那么忧伤了。祖母把两卷行李捆在一起，双手并拢，歪头坐在上面。她精神专注，态度安详，嘴唇微微启动，于是凡尼拉猜到她是在做祷告。她快活地向凡尼拉点了点头，示意祷告即将结束。她将双手摊开，叹了口气，复又合拢，伏身。最后晃着身子站起来。

“孩子，”她摸了摸帽带结，“现在咱们得到舱里看看去了，挨着我，别滑倒。”

“好的，奶奶。”

“小心别把伞别到楼梯栏干上，我来的时候就看到一把顶好的伞给别到两下里去了。”

“好的，奶奶。”

黑幢幢的人影懒洋洋地靠在栏杆上，烟斗一亮，照见一个鼻子，或一个帽沿，或一对表示惊异的眉毛。凡尼拉仰头一看，看到高处有个矮小的人影，那人将双手插在短外衣的口袋里向海中瞭望。船儿微微有些颠簸，带动着天上的星斗也上下波动。一个面色苍白、穿亚麻布外衣的乘务员用手掌高高地托着一个盘子从门里走出来，与她们擦肩而过。她们进门，小心翼翼地迈过高高的包铜台阶，迈到橡皮垫子上，然后又下台阶。那台阶陡得吓人，祖母只能一阶一阶地下。凡尼拉使劲抓住冰冷潮湿的铜栏干，早已把天鹅颈的伞忘到九霄云外。走到最底下时，祖母停下了。凡尼拉真怕她又耍祷告，然而这次没有。她停下是为了掏舱票。大厅里灯光刺

眼，空气窒息，荡漾着一股油漆味，烧焦了的排骨味和橡胶味。凡尼拉希望祖母能继续往前走，可是老妇人偏偏不着忙，因为一个特号大筐里的火腿三明治吸引住了她的眼睛。她上前戳了戳最上面的一个问：

“三明治多少钱一个？”

“两便士。”一个态度粗暴的乘务员把刀叉砰地一摔粗声粗气地说。

奶奶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个要两便士？”

“对啦！”乘务员说着向他的伙伴眨了眨眼。奶奶做了个不明显的鬼脸，表示她给吓坏了，然后又一本正经地对凡尼拉耳语道：“多黑心！”她们大模大样地从另一个门出去，来到一条两边都有客舱的过道。一个特别和蔼的女乘务员走来迎接她们。她穿着一身蓝色的衣服，领口和袖口还缀着大铜纽扣。看来她跟奶奶挺熟。

“克林太太回来了。”她说打开了洗脸架上的锁。“你可是进不大进头二等舱的呀。”

“是啊，这次是我亲爱的儿子想得周到……”

“我希望……”乘务员刚说了这几个字，转身看到祖母穿着一身黑，凡尼拉也穿着黑裙、黑褂、黑外衣，帽子上还有朵黑绉纱玫瑰，于是便用悲哀的眼睛盯着她们瞧。

奶奶点了点头：“这是上帝的意思，”她说。

乘务员闭上了嘴唇并深深地吸了口气，象是要把自己吸得涨起来似的。

“我常这么说，”她象是在述着自己的新发现。“早早晚晚咱们每个人都得去见上帝。这是不会有错的。”她停了一下又

说：“好了，你们要点什么呢，克林太太？来杯茶？我知道要说服你喝点什么暖暖身子是不容易的。”

奶奶摇了摇头：“不要什么，谢谢你。我们有点酒味饼干，再说凡尼拉还有一只挺不错的香蕉。”

“那么过一会儿我再来看你们吧。”女乘务员把门关上走了。

这个房间有多小啊！凡尼拉跟奶奶象是给一起锁到一个盒子里一样。脸盆架上方那个光线幽暗的黑眼睛向她们闪着阴郁的光。凡尼拉很窘，她依门站着，手中仍然拿着伞和行李。要在这儿脱衣服吗？奶奶已经摘了帽子，她把两条帽带都卷起来用别针别到里子上之后才将帽子挂起来。她的白发象银丝一样闪着光，脑后的小髻上罩着黑色的发网。凡尼拉很少看到奶奶不戴帽子，因此觉得她的样子有点怪。“我戴上你亲爱的妈妈给我勾的毛线头帕。”奶奶说着打开了香肠式的行李把头帕拿出来裹在头上。她温和地，悲哀地向凡尼拉微笑，挂在灰头帕波浪形边沿上的穗儿在她的眉上荡来荡去。她脱去紧身上衣，又脱了件里头的什么，又脱了件更里头的什么，然后，在一小阵响动中奶奶微红着脸脱掉了紧身裙。她长出了一口气坐到丝绒榻上，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脱掉了脚上那双边上有胶皮的靴子，一只一只并排摆好。

当凡尼拉脱掉上衣和裙子并穿上法兰绒的睡衣时，奶奶已准备上床了。

“我非脱掉靴子不可吗，奶奶？靴子系着带呢。”

奶奶郑重考虑了一下说：“脱掉舒服多了，孩子。”她吻了凡尼拉一下：“别忘了祷告，孩子，在海上比在岸上上帝还要关心我们。还有，”奶奶满精神地说：“我旅行有经验，